

現代國防的基本
條件是什麼？

楊希若



福建師範學院
圖書館藏書



601

1

353

BW



影 近 杰 楊 者 著

現代國防的基本條件是什麼？

目次

引言

第一章 國防的義意

第二章 我們的國防現況

一 國防廢墜的遠因

二 國防廢墜的近因

第三章 國防的基本條件

一 基本條件的相互作用

二 基本條件的價值

三 基本條件的利和害

第四章 基本條件的分析

一 民族的技能

二 機械的動力

三 天然的蘊藏

第五章 要實現國防的幾個辦法

一 握定中心

二 集中財力

三 民衆合作

第六章 國防中心區的選擇

一 選擇的標準

二 南京的缺限

三 南京以外各地的比較

四 西安的優點

五 全局的觀測

第七章 幾個疑問的解答

一 國防與經濟兩大問題能同時解決嗎

二 我們原是一個農業國果然能在短時期內改造成工業國嗎

三 我國人民的科學進度老是不如各國果然能在工業機械化的一點上要
求牠長足進步嗎

四 我國的貧弱動亂果然能在機械工業的道路上便可尋求救治的方法嗎

五 大規模的工業原具有獨占性可以任隨民營嗎

六 南京因不適於建設國防中心應該一同遷往西安嗎

七 鐵道關係國防極鉅本書不列專章不是一種遺漏嗎

第八章 結論

目錄

一

二

三

四

五

六

七

八

九

十

現代國防的基本條件是什麼？

引言

翻開一部二十四史，每看到牠的史評，都有千篇一律的「治時常少，亂時常多」的一句話，我往往深思不得其解。民國四年，無意中在舊報紙上看到一件故事說：『海關人員和總稅務司赫德閒談，說起中國對外作戰，老是打敗仗的緣故。赫氏說：「中國害的是時代病。」後來這話被兩江總督姓劉的聽到了，問他，他總不肯解答。經過若干年，有一個明晰洋務的小官，自稱悟通了這話，對張之洞說：「外國注意工商，中國高談仁義；外國人講自由，平等，民權，共和，中國反笑他是無父無君；外國船堅砲利的物質文明，中國反說物之用有時而窮，不如人之用泛應曲當。這不是時代病嗎？」那時說話的這個小官竟被大用了。同時張氏聽了這話，便銳意提倡若干的新事業，（如鐵道，鋼鐵廠，……之類。）蔚成清末的建設規模。這段故事，直到民

國二年袁世凱請赫德代草清丈田賦方案的時候，還有人問赫氏，赫氏總是微笑一下罷了』。我看的書是雜亂無章，姑且把這趣事引來作為本書的楔子。我以為「時代」是看不見的東西，但注意物質的演變，又何嘗看不見。不過要把握「時代」，先要認識我們的環境，我們的國情，我們「危亂將亡」的病根所在」，那就能把握「時代」不會認錯「時代」了。可惜我們中國的優秀份子，只會在口頭上發揮理論，不能在物質上表現理論，以致不知不覺的把「時代」丟掉。積成百年不治的「時代病」。這就是我寫本書的一個動機。

在我要說國防的話以前，我要預先聲明下列的幾點：

(一)人類進化，尤其是物質文明已進步到現階段。說到國防，不是像十八世紀以前，不惟無飛機，潛艇，及各種化學戰，就是海軍，也在極幼稚的時候。有了城郭甲兵，車騎糧秣，不兼顧軍事範圍以外的一切建設，就算是國防。是要把整個國家以內的一切活動，都放置在國防所要求的條件下，計畫準備，不論平時戰時都要使他成為國防的永不涸竭的源泉，纔算是國防。

(二)國防建設，重在系統，尤重在根本。例如武器是兵員的根本，工業是武器的根本。天然資源，又是工業的根本。我們倘是離開工業，而空談國防，就不啻只要求兵員技術的嫺熟，而不計兵器的來源，是同樣的不濟事。所以一個國家，有了廣土衆民，與豐富的資源，還要着重技術，着重機械動力，把重工業建設起來，使機械的動力，完全普遍化，達到自給自足的階段，纔算是國防。

總合來說，就如司各脫（美國推克諾克拉西的領袖）說的「人類歷史的一切活動都是力的支配，力的比較，力的競爭。但到了現代，人的自然的體力，已被機械的動力所屈服，而退處於無權」。所以我認為「機械的動力」，不僅是國家富力的先驅，同時也是國防實力的先驅。國防的根本建設，同時也是國家生產的根本建設。故本文內的敘述，多半溢出單純的國防範圍以外，幸閱者諒之。

第一章 國防的義意

國防，是人類同具的安全感覺的產物，也可以說是競爭生存的經驗集結而成的武庫。在並世共存的各民族的國家界線，未能捐除，侵略武器未能毀滅以前，牠總是跟着科學的進步，和人類的慾望，向前猛進而無有底止。但在這前進的歷程中，各個民族的國家中間，因天然資源蘊藏的厚薄，和人事技能發展的先後，遂使國防的外韜與內涵，漸次形成不平衡的法則。致人類共同要求的安全，反而不斷的感受威脅。例如無空軍的國家民族，就要受陸海，空軍齊備的國家民族的威脅。那末，只有陸軍以至空無軍備的基本的國家民族感受的威脅，當然更甚。而國防的責任和義意，遂愈見重大了。依歐洲的政治哲學家柏拉圖以至邊沁輩，對於人性的見解說：「人的本性，原是『多欲』。約言之，不外欲得，欲能，欲安。」我以爲「得」，是一個總目標，「能」，是一切手段，「安」，就是保障一種手段，達到一種目標的大本營，簡單的說，就是國防。孫總理說：「政府對於人民的職責，在保，教，養。」教就是增加他的技能，使他能夠生產，能夠自養，並且能夠自保。保的義意，

也就是國防。我彷彿記得，德廢皇威廉第二，在他銳意整頓國防的時候，他大概這樣的說：「國防，是永久做不完善的一種怪物。因為人類征服自然的方法無止境，遂使國防的設置，改善，和增進，也同樣的無止境。」那時法國的某軍事家也說：「國防建設，是永遠不生產的投資。但若吝惜這種投資，則國家社會，以至個人的生產活動，就要立刻停止，以至於斷絕。」比利時前王亞爾丕，在大戰前某年度的預算會議席上說：「我們雖然是一個永久中立國，但無相當有力的國防，僅憑條約維持，一旦遭遇不幸事件，則全國的生命財產，便要受極度的危險。」（第一次大戰爆發，德軍以方張的優勢，悉銳急攻他的利愛基，那米爾兩要塞，而比利時單弱的國軍，還能支持到四十餘日之久。當時論者，莫不歸功於亞爾丕對於國防的意見。）總之，國防的義意，極其廣大，極其奧頤。牠負的責任，不僅是保障人民的生產，國家的安全，社會的秩序，並且是推行國策，發揮國家機能的有力槓杆。

第二章 我們的國防現況

我們的國防，不是破碎後再謀整理的。也不是有了根底，徐圖改進的。簡直可以說，我們的國防，已經若干年未曾做。因為若干年的外患和內戰，不暇做。直到現在，纔開頭做。我說到此處，我就想起捷克第一任總統馬沙力博士說的「有國，就應有國防。有國防，纔能有國。」的這句話。真是慚愧，真是惶恐。有四千餘年歷史的老大國，豈不是向來沒有國防嗎？我試推原其故：

一、國防廢墜的遠因

國防這名詞，大概是有了兩個以上的國家，纔開始誕生，開始成長，開始強固。我們是專制君主所謂「大一統」「民無二王」的國家。向來除應付不廷，有很小限度的防禦外，對於正常的國防，尤其是有對象，有目的的國防，是不大重視，不甚研究的。到了歐洲的物質文明進步，促成海洋交通；並且已有若干國，顯然向着我們進攻的時候，我們應該有國防了，但仍是在「大一統」的迷夢中，與「民無二王」的癡想中，不肯放鬆循環起伏的內戰。在這

種情形之下，合全國人民安危與共的國防，自然是談不到。就是與國防根本有關的各種工業，更是談不到了。我常時推測，我國的積弱，和我們的內戰，「大一統」與「民無二王」這兩個意識，是不能辭其咎的。因為「大一統」的意識伸展，便不能接受本國以外的文明而漸自積弱。「民無二王」的意識擴大，便不肯容納個人以外的「力量」，而演成內戰。這些理論，暫不多說。我再把這五六十年的大略的史實，寫在下節作為我們的殷鑑。

二、國防廢墜的近因

鴉片之役，可算是歐洲物質文明的力量，起始與我們接觸的一次；也可說是物質文明，強迫我們接受的第一次。接連中法之役，中日之役，八國聯軍之役，終滿清之世，與外力接觸一次，慘敗一次。依當時的事勢觀察，接觸一次都啓一次建設國防的動機，都是一次建設國防的機會。但政府當局，甯自賠款，甯自割地，甯自接受條件。在這個生死存亡的關頭，衋衋諸公，不惟不肯取法歐洲的物質文明，稍稍的整理一下國防，並且把幾個老朽殘破

的砲台，隨着一紙條約一並折去。這很短很快的八十餘年間，就壞的方面說，我們固然是受他們的力的羈絆，漸自墜入不能振拔的境地。就好的方面說，我們未始不可師其所長，銳意講求工業，充實國力，轉變到復興的正路。然我們何以終於不振呢？最大原因，就是外國的物質文明正在突飛猛進，轉了方向，向着我國積極壓迫的時候。洪秀全楊秀清張總愚賴文光馬化隆白彥虎等內戰，接踵而起，彼此搏鬥，竟至二十餘年。那時的政府，竭盡全國的人力物力，把這幾次的內戰，勉強結束了，但外國的勢力，已乘隙深入。政府猶不自覺，續演滿漢互猜，壓制黨人的把戲，（指當時的國民黨）使國家社會仍然不時的波動，坐失若干年的建設國防的機會。民國成立，已是一個建設的機會了，惟因袁世凱想做皇帝的一念，又復走入黨爭，內戰，接受條件的舊路。中間雖有段祺瑞執政的國防建設的動議，然終未能實行。到了國民政府承受這殘缺不完的中國的政權，原可在創巨痛深的環境中，化除黨爭，消弭內戰，把全國生產，用機械武裝起來，使國防得有強大的後盾。不幸共產黨之

變，東北失地之變，內憂外患，更釀成空前的國難。這就我們近百年來，因黨爭內戰，坐失建設國防的若干次機會的一段小史。

我們總合這段史實，加以分析，有最堪注目的一點，就是每一次外力的侵入，都與我們每一次的內戰相應。甚至外力壓迫的程度，與割地的多寡，又與我們內戰的程度，與範圍的大小，爲正比例。這或許是我們孟軻先生說的「一國必自伐，然後人伐。」的一個例證啦。

第三章 國防的基本條件

在國防機構的廣大輪廓中，不論他是屬於動的，或靜的，都與軍事範圍以外的一切有關；尤其是與機械的動力有關。上文已約略說過。美國的某軍事家說：「共同生存於地球上的任何一個民族的命運，都是決定於地下的天然蘊藏。」吾人認爲地下的種種蘊藏，不有科學家的不斷的研究發明，和逐漸擴大領域的機械的動力，不惟等於廢物，反足以開啓善於運用機械動力的優秀民族的略奪，以招來占有某種蘊藏的民族的禍害。茲就這個理論，把他

歸納爲下列的三個基本條件，就是：

一、民族的技能，

二、機械的動力，

三、天然的蘊藏，——鐵，煤，油，及其他。

認識了上列的三個條件，茲再分別闡明如次。

一、基本條件的相互作用

就上列三種的性能簡單的說：科學，爲機械與地下蘊藏的產母。地下蘊藏，又爲科學與機械的俘虜品。三者相依爲命，互有關聯，而交相爲用。牠的領野和權能，是日漸擴大。牠與人類的生存，是日愈密切。牠與國防的關係，更是如舟的需要水，如地球的需要熱，如生物的需要食糧，一樣的重要。假使世界不爲鋼鐵的威力所震毀，牠總是握着各個國家的經濟，軍事，政治，交通，及人類一切活動的霸權。牠總是載着人類前進的摩托。牠總是二十世紀的權威者。

再從效用方面來說：就是能把握這個條件，能發揮牠的效能的國家。那麼，不論經濟，軍事，政治，交通，……與社會，或個人一切事業，以至比較空泛的道德之類，都有辦法。倘或不能把握到這個條件，就自然更爲殖民地，自然走到覆亡的絕路。若或只把握到這個條件的一部，那麼，即使幸而苟存，也要漸次削弱。這已成爲近百餘年來，國家興亡的鐵則。「不論什麼人，受到一種富於膂力的人的拘迫，隨時可以脫逃。倘若受一種齒輪森嚴的機械的拘迫，除非死掉，永遠不能脫逃。」這類工業極度發達的國內的格言，不越是可以反證這條條件內涵的力量，越是值得我們正在研究國防的新國家的師法嗎？至於把這三個條件，各個割裂的偏激的批評：所謂科學家，是以腦筋助惡帝國主義的掮客。機械動力，是製造失業羣衆的公司。地下蘊藏，是落伍民族，更爲奴隸媒介的說法，或許是有爲而發，姑不具論。（按這批評。是工業極度發達，國內極左翼的，含有煽動性的批評。我們國內，也有類此的議論，不可爲訓。）